

起。他醒來見到不少的人圍着他，感到慚愧，一面多謝美軍救了他，支吾其詞的，說是失足落水。這才經人協助換了衣服，悻悻而去。

當時有電影公司招考演員，他便去投考。由於長像不錯，竟被錄取，幾齣電影中演出後竟小有名氣，雖未紅透了天，也常有小報登他的緋聞。他自己也說與女演員混在一起，也就落在花天酒地，亂搞關係中。但是由於曾失戀過，自殺過，心靈中有無法添滿的空虛。一次在宋尚節的奮興會中聽道大受感動悔改，也把自己奉獻終身作傳道，由此就脫離了電影圈。若不是蒙召，電影已開始有聲有對話，他可能會被淘汰的。

開始傳道

由於他有些名氣，起先到處作自殺、蒙恩、蒙召的見證，卻也吸引不少的人來聽講道。所以他講道——在台上的作風是一面「演戲」，一面講道，非常的生動。那次到我們神學院講道，坦承自己未讀過神學，沒有學過講道法，在講道上是「亂炒菜」，是雜碎。他的講道無題，說到哪裡，就講到那裡，一個見證連一個見證，一個故事連一個故事。但他的態度誠懇。每次講道之後，不少的人決志信主蒙恩典。那時在抗戰期間，宋尚節先是去了南洋一帶工作，後病重去了北京香山養病，顧仁恩被各教會請去領奮興會時，也仿效宋尚節，為人禱告醫病，不少的人因他的按手而得醫治。

此時正是石醒吾（即石新我）、趙君影、金罕、徐保羅……等在各地領奮興會的時候，

凌勵立譯

跨越死河

落日，晚星，
清晰向我召喚；
但願當我出海，
沙州沒有呻吟。

流動的潮汐好似沉睡，
聲音和泡沫都太豐滿；
來自無窮無限的深淵，
又返原處。

薄暮，晚鐘，
接着就是黑暗；
但願沒有離別的悲痛，
當我起航。

雖然從我們那時間和空間的侷限，
洪水可能把我遠遠帶走；
但我願能面對面朝見我的舵手，
當我越過死河。

譯後記：我記不起為何我會那麼喜歡這篇詩，也許我會唱它的曲調；更可能因為它表達了我對死亡的心情。1974年，我的心臟病很嚴重；1998年，我又患重病，行過死蔭的幽谷。我有機會重譯這詩，表達我的希望和對舵手的仰賴；我一生一世有一位舵手，就是我主我神。

（譯者曾為上海第二醫學院的教授）

趙君影、石醒吾、顧仁恩由河內往雲南昆明去工作，一時他們三位也轟動了昆明，其時內地會的奮興家薛蒙則也在昆明佈道，一連五十三天講「在財主門口的拉撒路」。日機大轟炸昆明，政府下令疏散，他們紛紛離開昆明，這是一九三九、四〇年的事。顧仁恩回到了香港，再回到上海，一直在那一帶領會工作。

變色後

一九四九年共軍過長江，推軍南下廣東廣西，顧仁恩被鬥。這時上海的傳道人均要學習，後來他們要喊口號，其中一個口號是：「打倒耶穌」，祇有三個傳道人不肯喊這個口號，就是顧仁恩、竺歸身和湯仁熙。竺歸身牧師年已八十五，罰掃街，其他的人被

判刑。顧仁恩被判十五年，送到青海勞改，修鐵路。十五年後，被釋放回到北京，他的續弦早已主動與他離婚（他才知道）。已無人可以投奔。此時宋博士已過世，當年他也曾來到香山，跟宋博士學習，因為有一段時間他也消極消沈，經過再次的復興再去傳道。無處可投，只好又自動回到青海，後在青海過世。

顧仁恩說話也很談諧，常是談笑風生，我記得他曾勸傳道人要多禱告。他說，有時在人來往的地方，你作作樣子，跪在那裡，人家總看見你這個傳道也是一個注重禱告的人。當你跪在那裡裝樣子，你不禱告，也就禱告了。他是一個默片時代的明星，最後年代也作了修築鐵路的人，「默」然的歸到曾召他的主那裡。